

大慧普覺禪師法語卷第二十四

武四

宋徑山能仁禪院住持阿法慧日禪師巨蘇閣上進

示成機宜季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
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決有此志
學無上菩提常令方寸虛豁豁地不著言說
不墮空寂無言無說兩頭俱勿依怙善惡二
事無取無捨日用二六時中將思量計較之
心坐斷不於空寂處住著內不放出外不放
入如空中雲如水上泡瞥然而有忽然而無

只向這裏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當恁麼時安
排他不得餒飮他不得何以故大法本來如
是非是彊為不見釋迦老子有言不取衆生
所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
亦復不著無言說今時士大夫學此道者平
昔被聰明靈利所使多於古人言語中作道
理要說教分曉殊不知枯骨頭上決定無汁
可覓縱有聞善知識所訶肯離言說相離文
字相又坐在無言無說處黑山下鬼窟裏不
動欲心所向無礙無窒不亦難乎既為無常

迅速生死事大決定有志直取無上菩提世
間種種虛妄不實底事一筆勾下却向不可
取不可捨處謾覷捕看是有是無直得無用
心處無開口處方寸中如一團熱鐵相似時
莫要放却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殺
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時却向其處
懺悔雲門云露若有決定志但只看箇露字
把思量分別塵勞中事底心移在露字上行
行坐坐以此露字提撕日用應緣處或喜或
怒或善或惡侍奉尊長處與朋友相酬酢處

讀聖人經史處盡是提撕底時節驀然不知
不覺向露字上絕却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
法不著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
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
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云入得
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箇道理也只怕無決
定信決定志耳無決定信則有退轉心無決
定志則學不到徹頭處且那箇是有決定信
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者昔
牛頭山第二世智巖禪師曲阿人也姓華氏

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
郎將常以弓挂一瀘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
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方四十
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
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
辭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
言訖不見又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
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過之因改過修善
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
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仕耶何爲住此巖曰

我狂欲惺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
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
觀中歸建鄴入牛頭山謁懶融禪師發明大
事懶融謂巖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
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
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
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遂爲牛頭第二
世祖師此乃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
志而學到徹頭處底樣子也三教聖人所說
之法無非勸善誡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

姦邪唯利是趨心術正則忠義唯理是從理者理義之理非義理之理也如尊丈節使見義便為逞非常之真勇乃此理也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亦此理也佛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則漸除因次第盡亦此理也李長者云圓融不礙行布即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即多而一亦此理也永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

一月攝亦此理也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其差別在人不在法也忠義姦邪與生俱生忠義者處姦邪中如清淨摩尼寶珠置在淤泥之內雖百千歲不能染汙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姦邪者處忠義中如雜毒置於淨器雖百千歲亦不能變改何以故本性濁穢故前所云差別在人不在法便是這箇道理也如姦邪忠義二人同讀聖人之書聖人之書是法元無差別而姦邪忠義讀之隨類而領解則有差別矣

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忠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如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如尊丈節使雄烈過人唱大義於萬衆之中聳動時聽亦本性忠義而見義則發非造作非安排教中所謂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闔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佛以此喻發菩提心者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

武四

一網打就無少無剩矣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季恭志趣不凡春秋鼎盛正是奔走塵勞之時能以此時回來學無上菩提非夙植德本焉能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願堅固此心終始如一觸境遇緣不變不動方名有力大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若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緣為未了未說

直下超證且省得日用應緣處許多障道底惡業況一念相應轉凡成聖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古來自有為善底樣式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汙矣五季恭立志學儒須是擴而充之然後推其餘五可以及物何以故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

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便是這箇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行看尊文節使立大功凱旋而歸季恭一躍青雲之上成氏之門有武有文無可疑者季恭勉之

示莫宣教甫

為學為道一也為學則學未至聖人而期於

必至為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士大夫博極羣書非獨治身求富貴取快樂道學兼具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可以及物近世學者多棄本逐末背正投邪只以為學為道為名專以取富貴張大門戶為決定義故心術不正為物所轉俗諺所謂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殊不知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為先心術既正則造次顛沛無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為學為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在老氏

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云指得魚云筌為第一義則不為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武四不見昔有僧問歸宗和尚初心如何得箇入處宗以火箸敲鼎蓋三下云還聞否僧云聞宗云我何不聞宗又敲三下問還聞否僧云不聞宗云我何以聞僧無語宗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潤甯道

友風植德本信得此段大事因緣及念念無
間斷但於一切文字語言上未能見月云指
得魚云荃爾苟於歸宗示誨處領略方知觀
音悟圓通與歸宗聞與不聞之義無二無別
何以知其然也初於聞中入流云所入既
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動相不生則世間生
滅之法滅矣靜相不生則不為寂滅所留係
矣如於此二中間不住動相亦不為靜相所
困則觀音所謂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得到這
箇田地始得身心一如身外無餘頭頭上明

物物上顯矣非是強為法如是故潤甫勉之
示遵璞禪人

十三祖迦毗摩羅訪十四祖龍樹於山窟中
龍樹預知其來即出迎接纔見便云深山孤
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
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
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
心語吾已意知但辨出家何慮吾之不聖樹
聞示誨即投出家古來尊宿以法求人師勝
資彊動絃別曲一言一句一語一默並不虛

施可謂心眼相照膠漆相投也今即不然爲人師者卒歲窮年與學者打葛藤終不知其到不到明不明學者亦不別其師是邪是正蓋緣初學心癡師授莽鹵以故正宗淡泊邪法橫生如此等輩欲報先德莫大之恩所謂明道眼繼真乘者不亦難乎參禪學道不爲別事只要臘月三十日眼光落地時這一片田地四至界分著實分明非同資談柄作戲論也近世此道寂寥師資不相信須假一片故紙上放些惡毒不材不淨付與學者謂之

禪會子苦哉苦哉吾道喪矣不見昔日臨濟和尚辭黃檗檗問子甚處去濟曰不是河南便是河北檗便打濟約住棒與一掌檗呵呵大笑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來濟亦召侍者將火來檗曰汝但將去已後坐却天下人舌頭去在後瀉山舉此話問仰山臨濟莫辜負他黃檗麼仰山曰不然瀉山曰子作麼生仰山曰知息方解報息看他過量人等閑露異類中些子頭角便與常人不同後臨濟果興江西宗旨於河北此所謂龍象蹴踞非驢

所堪也

遵璞禪人昔嘗侍園悟老師於蔣山與祥雲雲懿長老為道伴二人俱在老師處得少為足點曾自許鼻孔遼天以謂世莫有過之者甲寅春予自江左來聞懿已開法於莆中浩浩談禪杓子輻輳璞亦從其行相為表裏予知其未穩當恐誤學者以書致懿令告假暫來懿以畏得失遲遲其行遂因小參痛斥其非揭榜于門以告四眾懿聞之不得已乃破夏來詰其所證只如

舊時無少異者至誠以語之曰汝怎麼見解何敢嗣園悟老人果欲究竟此事便退却院來懿曰然夏末歸菴懿果不食言與璞繼至二人同到室中久之皆未造其實一日問璞三聖興化出不出為人不自為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予膝上打一拳予曰只你這一拳為三聖出氣為興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予劈脊與一棒仍謂之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久未之入一日因聽別僧入室予

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捧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峯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按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予曰割僧擬議予便喝出璞聞之忽然脫去或四從前許多惡知惡解今遂成箇灑灑地衲僧雖向上眼未開徹而了知從上來事果無限量茲可喜耳懿亦相繼於一言之下脚踏實地今皆勇銳向前方知予平昔用心不在世諦也乙卯上元後璞來告假

歸長谿省母且乞法語因信筆書前語以遺之建善有佛眼和尚得法上首藏六翁彼上人者訶佛罵祖具擇法眼不減龐老子試以此呈似此老必有批判矣仍請此老相與作證夏前復歸究竟末後一段大事因緣切勿秤鎚落井道人分上千里同風更不果作藏六翁書也

示妙道禪人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道再

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即隨人顛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辯邪正不分蓋不了此心此性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為實認此心此性為真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

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己自心為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為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為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唯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即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為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為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為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為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唯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

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
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絕則此心洞明如皎日
此性寬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
徹十方觀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
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
今本無悟悟即迷迷即悟向即背背即向性
即心心即性佛即魔魔即佛一道清淨平等
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
他術既得恁麼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
以為實若以為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

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
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
來看馬大師即心是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柏樹子雲門須彌山
大愚鋸解秤錘嚴陽尊者土塊汾陽莫妄想
俱胝豎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
也妙道思之
示智嚴禪人
道不可學學而得之非實得也道亦不可不
學不學亦無得期學與不學得與不得於此

道了無交涉請快著精彩向無交涉處轉身
一擲則學心無學心得心非得心如湯沃雪
始知從前作祟皆是本自家親總不干他閑
神野鬼之事所以睦州纔見僧入門便云現
成公按放你三十棒趙州見僧入門便云辜
負老僧二老如金翅孽海直取龍吞惜懂之
流如何商量如何湊泊還有爲人底道理麼
不可聞恁麼道了便只恁麼休去歇去還歇
得也未古人訶爲落空云底外道魂不散底
死人要得直截無事但於不可學處試進一

步看若進得這一步三乘十二分教天下老
和尚橫說豎說直說曲說讚說毀說隨俗說
顯了說當甚熱盃鳴聲嚴禪還信得及麼莫
記吾語

示知立禪人

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華忽然悟道有偈曰三
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又抽枝自從一見
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瀉山和尚詰其所
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
又雪峯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

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
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
一人以從緣而得為是一人以從緣而得為
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
人喚鴉王擇乳素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
大老落處麼若不知雲門直為你說破二由
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
段不同收歸上科。吐

示妙詮禪人

衲子參禪要明心地秀才讀書須當及第讀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

書五車而不及第終身只是箇秀才喚作官
人即錯參禪衲子心地不明則不能了生死
大事終身只是箇破凡夫喚作佛即錯只這
兩錯實有恁麼事實無恁麼事言實有則讀
書人及第做官者時時見之言實無則參禪
人作佛未嘗目擊以此易彼八兩半斤耳此
說至淺近而至深遠徃徃學者以有所得心
參向無所得處墮坑落澗多矣雲門此語遂
成虛設真所謂醍醐上味為世所珍遇斯等
人翻成毒藥昔智常禪師至曹谿見祖師舉

大通和尚所示心要祖師據其所疑為說偈
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
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
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
已靈光常顯現常聞偈當下疑情頓釋大悟
祖師方便乃述一偈呈祖師末云不入祖師
室茫然趣兩頭妙詮禪人要知實有恁麼事
實無恁麼事落處麼莫管凡夫與佛秀才與
官人但識取雲門方便苟能識得潮陽去曹
谿不遠其或未然脚跟下且照顧大顛和尚

示冲密禪人

辯龍蛇眼擒虎兇機非超越格量不繫塵緣
之士即以是說為戲論故臨濟宗風難其繼
紹近世學語之流多爭鋒逞口決以胡說亂
道為縱橫胡喝亂喝為宗旨一挨一拶如擊
石火似閃電光擬議不來呵呵大笑謂之機
鋒俊快不落意根殊不知正是業識弄鬼眼
睛豈非謾人自謾誤他自誤耶不見臨濟侍
立德山次山回顧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濟云
老漢寐語作甚麼山擬拈棒濟便掀倒禪牀

山便休去且道二老漢恁麼激揚還有商量處不信知龍象蹴蹋非驢所堪非真實具如是眼得如是用未免向得失中搏量卜度又臨濟同普化在鎮州赴施主家齋次濟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普化便趯倒飯牀濟云太麤生化云這裏是甚所在說麤說細濟休去次日又同赴一施主齋濟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濟云是則是太麤生化云瞎漢佛法說甚麤細濟又休去且道臨濟兩次休去

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冲密禪人在叢林最久往往都商量得講說得批判得自謂千了百當後始知非遂一時撥置就無商量處做工夫今始覩得見信得及方知此事傳不得學不得計較不得商量不得侍十四吾南來相從於寂寞之濱閱四載十四因吾舉先師爲寂壽道人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十四驀向火爐邊拾得一粒燭豆喫了自此香積妙供亦無心趣向但烝餅不托少渠一頓不得耳因來別吾暫歸浙江攜此軸求指示仍

贈二偈云

蓋天蓋地那一著 無今無古絕承當
謾將分付密禪者 一任諸方亂度量
瞎驢滅却正法眼 臨濟宗風始大張
可憐裨販如來者 盡將蓋覆錯商量

示道明講主

昔馬祖問亮座主曰聞汝大講得經論是否
曰不敢祖又問將甚麼講曰將心講祖曰心
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又爭解講得經曰心
既講不得莫是虛空講得否祖曰却是虛空

講得亮不肯拂袖便行祖遂喚云座主亮回
首豁然契悟遂作禮而去直入西山別無言
語可通消息直下坐斷凡聖路頭如今人似
有似無或於師家口頭認得麥裏有麩飯是
米做便向麥裏米裏求解覓會須要師家知
道我已得這箇道理式四生怕師家不知如此等
輩只認得箇驢前馬後欲得如亮座主於馬
祖一言之下便云其所證不亦難乎蓋亮公
是箇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故能千了百當
便跳出教乘玄妙窠窟即時前後際斷了無

一法可作了不了道理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却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不疑則謗道明座主亦是講經者知得那一著決定不在文字語言中文字語言乃標月指也念欲求善知識理會這離言說相離文字相離心緣相底一著子故得得來尋妙喜妙喜憐其至誠直書此一段公按示之異日忽然向紙墨文字上識得教外別傳底消息方知麥裏無麩飯不是米做恁麼知得了便能於講未講時將一條死蛇弄得來活鱖鱖地

說虛空解講經虛空不解講經總是自家屋裏事教內教外更不作不了之見二見既云講時即是不講時底不講時即是講時底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妄語者以恁麼說話大似無夢說夢開眼尿牀恁麼寫底也好與三十拄杖雖然如是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亦不妨於講經處理會祖師教外別傳消息道明但只如此做工夫但如此講經論不妨紙已盡且截斷這一絡索

